

风尘云路

罗慈伟/著

知青岁月是一种磨砺；
大学时代有一种激情；
杏林园中默默地耕耘；
医者苦辣酸甜多味人生……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风尘云路

罗慈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尘云路 / 罗慈伟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08-6053-9

I. ①风… II. ①罗…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418号

风尘云路

作 者 罗慈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7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053-9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人生是个人努力与社会交融的过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民激发原动力的时代，有梦想，有理想。有一个公认的社会基本底线，那就是人人为社会，为他人，即公立心。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信念基础。

不管是人生无悔，还是碌碌无为，甚至遗憾，对一生的回味和反思是丰富人生、自我升腾的途径，也是落笔此书之意。

我就是一小片白云，在无边无际的人生空域中飘荡、云游、奋进。不管是烟雨蒙蒙，还是雷电交加狂风暴雨，云的上面总是阳光普照。伴随人生的风尘云路，不论环境变迁，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能心静而思，经风雨而历练，坚守基本道德诚信底线，为社会尽责而足矣。

回望人生舞台，经历了知青时代的艰难历练，三尺讲台为人师表的潇潇洒洒，治病救人的酸甜苦辣。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人生长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仕途的台阶，只有踏踏实实的步履，勤勤恳恳的做事，坦坦荡荡的处世，知足常乐，铸就平淡人生路途的一个个节点。

这些角色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被社会另眼看待，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自我角色的转换是那么自然和平顺，轰轰烈烈和潮起潮落只不过是几个小小的音符，始终相伴的是一种对精神和事业追求的旋律，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坚定信念方是人生大智。

与平淡人生相伴而行的是倾尽一切的爱情。

真挚的爱情沉默而含蓄，没有山盟海誓的言语，只有大学班级工作和学习的默契，在默契中彼此享受着爱情的滋润，在滋润中获取爱的信息，积蓄爱的能量。爱情相伴事业，一路翻山越水，是大道之行永不改变的角色。

几十年平平淡淡的平凡人生，再次认识自我，陶醉在平常人“云青青，水淡淡，花馨馨，情依依”的心境之中，完成对人生的一次梳理。

作者

2017年8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知青生涯	1
一、走向农村	1
二、初干农活	2
三、工分	4
四、会计老张	6
五、过年	8
六、参加农民篮球赛	9
七、参加基干民兵	10
八、参加“双抢”	13
九、养猪业	15
十、5分钱看病的合作医疗	17
十一、大办民兵师	19
十二、县城农民篮球赛	20
十三、立新小学	21
十四、1975年的冬天	24
十五、不平静的1976年	27
十六、冬季造林	34
十七、1976年冬季的水库工地，无奈的推荐和应征	35
十八、1977年的第一场雪	37
十九、完美的军事表演	40
二十、第一次高考	42
第二章 最后的知青岁月	46
一、去赣州	46
二、来到赣州	48



三、在赣县县属知青队	50
四、知青队的劳动	52
五、业余活动	55
六、赣县的农家	58
七、再次失利的高考	59
八、上海之行	61
九、返回知青队	65
十、最后的高考	67
十一、梦牵大华粤巷，思不尽赣州城	71
十二、返家途中	75
第三章 学海无涯	78
一、向武汉出发	78
二、来到武汉	80
三、解剖室的老者	83
四、寝室的成员	85
五、新鲜和陌生的解剖课	88
六、多趣的生活	91
七、元旦晚会	93
八、姨娘家的周末	95
九、期末的忙碌	97
十、寒假和新年	99
十一、开展学生会的工作	103
十二、初识东湖	106
十三、暑假回农村	108
十四、参加武汉高校篮球赛	112
十五、生物磁疗与特异功能	114
十六、参加排球联赛	117
十九、丰富的篮球生活	118
十八、长沙之行和疯狂的哨子	120
十九、参加湖北省高校运动会	123
二十、无尽的王家	126

二十一、临床见习	130
二十二、动物实验室的朋友	133
第四章 实习生涯	137
一、奔向实习地	137
二、601 医院	139
三、在传染科	141
四、1982 年春节	144
五、学生与先生	146
六、救治的历练	150
七、老师检查实习	153
八、妇产科的尴尬	155
九、感受株洲文化	156
十、我们的邻居	161
十一、别了，我的大学时代	164
第五章 风云年华	169
一、我们的爱情	169
二、来到小城	173
三、铜基地报到	178
四、来到大山	181
五、初当医生	184
六、大山的邻居	187
七、文武之道	190
八、山韵	194
九、爱之力大于山	199
十、别了，大山	203
第六章 观云踏浪	207
一、来到外科	207
二、下乡计划生育	210
三、去广东过寒假	216

四、开始当先生	223
五、磨炼	227
六、学校分家	230
七、认识一位肝脓肿的孩子	232
八、参加全国普外科学习班	234
九、又见大山	236
十、发表第一篇文章	238
第七章 爱情之路	240
一、距离之美	240
二、蜜月之旅	243
三、来到北京	245
四、蜜月归来	249
五、黄山之行	253
六、归来，筑巢	258
第八章 进修神经外科	262
一、专业选择和准备	262
二、来到华山	264
三、来到大师之间	267
四、感悟一代宗师	269
五、动物实验	273
六、图书馆和制作幻灯片	276
七、华山急诊	278
八、1990 年春节	281
第九章 医者与患者不仅仅是医学关系	284
一、患脑瘤的孩子和童话故事	284
二、一位参加国防建设的脑瘤患者和他的国家情怀	285
三、一位来自家乡高位截瘫的青年和他的父母	288
四、一位教授与臂丛神经损伤的孩子	291

第十章 迎来一片新天地	296
一、我做父亲	296
二、家中耕耘	301
三、开展工作	304
四、申报大剂量激素动物实验课题	306
五、提出创伤后急诊期上消化道出血	309
六、开展脑出血治疗的工作	310
七、开展脑血流研究	312
八、参加教学研究演讲	313
九、参加高校青年教师岗位培训的收获	315
十、请老院长帮助审查译文	317
十一、晋升中级职称	319
十二、参加华东地区医学院校临床教学研讨会	322
十三、用模糊数学评价医学生	324
十四、参加社区医学教育	326
十五、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考察我校社区医学教育	328
十六、开展“问题讨论式教学”工作	331
十七、参加医学院教育培训班	334
 第十一章 驾云南飞	 337
一、云卷云舒难抉择	337
二、举家南下	340
三、开始新旅程	343
四、开展颅脑手术	344
五、颅骨修补术感染	347
六、大榕树下汲水	349
七、走马医务科，来去匆匆	351
八、平山 20 个月	353
 第十二章 拨云见日	 357
一、回外科	357
二、建立 ICU	359



三、有了开展业务的平台	361
四、当选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技术广东分组委员	363
五、晋升高级职称	365
六、获评广州市“五好家庭”	368
七、获得政府科技奖	370
八、开创医务工作新局面	371
九、一次难忘的实战演练	374
十、组织教学讨论式病例讨论会	375
第十三章 直挂云帆	378
一、参加重庆全国微创清除术研讨会会议	378
二、当选区神经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380
三、参加北京脑血管国际会议	381
四、看望祖母	384
五、海豚世界	385
六、脑死亡与未完成的器官捐献	388
七、参加重庆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大会	391
八、重游长江	393
九、父亲患了脑出血	397
十、在实践中创新	400
十一、对急救模式的思考	403
十二、参加史玉泉教授九十大寿	405
十三、回到母校	408
十四、祖母去世	411
十五、心云之上	413
十六、参加第四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大会	415
十七、提前退休	416

第一章 知青生涯

一、走向农村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结束了11年学生时代的生活，等待我的将是人生角色的大转换。

我是老大，只能去农村。我也积极向往农村，甚至想象在农村利用知识做点什么，以至于7月15日毕业典礼我没有回学校，毕业证是同学给我带来的，我要早点做去农村的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月26日我就去了农村，只是先去办好下乡的手续，亲眼瞧一下未来奋斗的地方，算是快节奏地开始角色转换。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希望两年后有机会上大学，因为要下乡满两年才可获得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所以要赶在7月份就下去。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5月份就为我选择好了下乡的农村。

1974年7月26日，晴天多云。汽车沿着砂石公路向南行驶，拖着长长的尘烟进入南城县境。公路两侧出现绿色覆盖的群山，山间有小溪流水。我的思绪随着起伏的山峦飞翔，想象着小水库和水渠中的清清水流，还有小水电的故事，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即将生活的地方有所作为呢？

路边田地里是刚插下的绿油油的秧苗，社员还在田里顶着骄阳干活，此时正是“双抢”的尾声。

中午时分来到大队，大队部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楼，很是气派。大队干部很热情，提前完成田里的工作在等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桌菜，算是欢迎。见过面后，大队的几位领导表示非常欢迎我。这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接触农村和农民，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身上有汗臭味，但人很真诚。办好插队落户的具体事宜后，我请假回家做其他准备工作。

要下乡了，我真的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都是母亲在忙活，母亲还是不大愿意我去农村。

我在父亲办公室看见一只中等大小的新木头箱子，还散发着杉木的清香，我请求父亲让我带到农村。

父亲说这是从一家职工医院拿来的，就是特意给你下乡准备的，如果不嫌弃，就让医院木工再加工一下。父亲买好铰链和箱扣，木工师傅按照衣箱构造剖开装配，裁取两节旧牛皮带安在木箱的两侧作为提手，没有油漆，一个原木色的衣箱跃然而出。我一看，还是蛮精致的，箱的四面还是卯榫结构，第一位原创师



傅还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10月3日，父母送我到乡下，来到离家80公里的南城县株良公社立新大队插队。

南城县历史上为建昌府，新中国成立后是江西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株良公社地处公路干线，昌厦公路从南至北贯穿全境，一边临近盱江，属于抚河的上游，大部分为平原和丘陵。

立新大队以丘陵为主，粮食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来源，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江西农业生产的典型，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阶段，更有良好的民风。大队有玻璃育种房，灌溉早已自流化，所以经济发展很好。除了水稻外，养猪业也发展不错，一直是全省先进单位。平均每个劳动工分值1毛钱，一个强劳力一天可以赚13分，农忙时按工作量计分，可拿到30多分。大队也在搞多种经济，有一个综合厂，主要是将木工组织在一起为城市生产包装木箱。还有一个铁匠铺，有两台拖拉机，农忙时下田，农闲时跑运输，增加集体收入。

我被安排在大队张会计家住，后来知道这是他主动要求的。他喜欢知识青年，将小孩赶到干打垒老屋去住，空出一间给我。这就是农民，朴实的农民。吃饭就在大队小学搭伙，每月交给做饭师傅三元钱，老师也是这个标准，但费用是由公社教育组支付。

晚上，房东张会计在家置酒为我接风。

席间，大队刘书记要安排我去做小学老师，我当即表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还是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而且是满腔热情地来参加劳动，父亲也支持我去劳动。再者我不善言辞，才毕业就当先生，根本就没有做好角色换位的心理准备，其实更存在害怕的因素。

父母在这里住了两天，一切安排妥当后就要回去了。站在大队部的大坪上看着父母乘坐的汽车向远开去，我即刻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一阵阵的酸楚，这是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感悟，泪水忍不住在眼眶内积聚。我知道人生真正的历练开始了，我必须面对一切困难，而首先就是改变对家的依赖。正可谓：初来顿觉天地宽，酸楚阵阵在思量。

二、初干农活

由于不懂农活，生产队长老罗安排我跟着两位老农学习种菜。

生产队在山丘上有大片的菜地，现在是种白菜的时候。出工时挑一担装有半桶农家肥的粪桶，然后就是松土锄草。我只有一把锄头，所以也不用挑粪，只是学习除草和垄沟，这是最基本的农田功夫。

首先是松土，锄头在菜秧周围的泥土中挖刨打扒抖，将土壤翻松扒平，杂草自然被连根翻起。将杂草抖落至不带泥土平摊在表面，太阳一晒自然干枯成为肥料，而且还不能伤及菜秧。最后是垄沟，整个菜地的整理工作才告一段落。

初学时，锄头在手中一点也不听使唤，锄柄不停地在手心打转，并且锄的地歪歪扭扭，深浅不一，也更谈不上将杂草抖出来，有时还会锄伤菜秧，垄的沟高低不平，边缘如锯齿，土块大小不一，半天下来腰酸背痛手发麻。

将一片菜地锄好后，就要浇肥。比例是一粪桶的水配4粪勺熟透的人粪尿，搅匀后就可以浇菜，太浓会烧坏菜苗。一粪勺配好的肥水浇四棵菜秧，待菜长大后，一粪勺只能浇一棵。

干了大半上午，老农都要休息十几分钟，抽口烟，这是老规矩。两位老农抽着当地的黄烟，不停地和我聊天。他们一位矮小驼背，一位高大魁梧，很羡慕城里人，也很关心我。其中一位对我说：“这个时间，你的父母都在吃饭呢，他们一定会想你的。”好不容易在干活中忘掉的思乡愁又被点燃了，我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我不怪两位老人，他们是真的关心我。老人家又接着说：“不要急，慢慢来，这些活本来就不是你应该干的，以后会习惯。”

后来我才知道，矮驼子没有儿子，有一个女儿早嫁外乡，但有一个在公社武装部工作的干儿子，平时就是跟老伴一起生活。大个子不是本地人，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的士兵，老家在云南，后来脱离军队，留在了这里，一直没有成家，也没有回去过。他虽然当过兵，却仍然没有文化，但会杀牛，每年还有一点上级的救济。这两位相貌截然相反的老人，成为我接受再教育的启蒙老师。

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劳累了一天的身子一下得到了放松，感觉十分舒坦。今天是真正独立的开始，个人生存还将面临很多未知的挑战。

我原来只想到体力不行，现在才知道“修地球”也是技术活，只不过是传统自然形成的技术，城里人享受惯了，就不待见、也瞧不起农民，农民的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所以城市人去农村锻炼很有必要。

就这样，我最初几个月就是跟着两位老人学习种菜，这实际是照顾我，不会太累，不用赶时间，苦中优哉游哉，也是一种乐趣。

后来我的技术也有了些长进，虽然比不上高手，也算基本及格，一把锄头也用得锃亮，锄口锋利，手掌上也磨出了老茧，一握拳头也有几分力气。一副竹子编的土箕挑在肩上可以不用手扶，挺直腰板悠然信步，自然换肩不需要停下休息。我回想起在中学抬着桶送肥下乡时摇摇晃晃的情景，实在是好笑。

地里的菜长势喜人，有白菜和萝卜，郁郁葱葱。按现在的时髦说法，绝对是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因为没用过化肥，也没打过农药，白菜生虫都是用手去抓。这么有品质的菜，一棵也不卖，那用来干什么？喂猪。生产队有一个养猪场，养了几十头猪，这片菜地就是为养猪服务的。当地主要用青饲料、米糠和碎大米喂猪。青饲料包括各种菜叶和番薯藤等，但用这样上好的青菜大米喂猪，还是第一次见，属于地方特色，农民说养猪并不赚钱，只是相当于零存整取，杀猪卖的钱可以一次提取供零花。

守着这么多的青菜萝卜，大家都很自觉地不会拿回家吃，当时的集体主义思



想非常牢固。我一个星期要去公社集市买一次菜，从来没有从集体菜地里拿过一棵菜。晚上收工后，在村口池塘泡脚时，常常会有洗菜的妇女送些青菜给我，在这里青菜萝卜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

11月份是收获的季节，忙着收割晚稻，农民收工回来还要收自留地的红薯。将红薯洗干净后，挑到大队加工厂磨成泥状，再经过多次加水过滤出浆料，晒几次太阳后成为红薯粉，罐装保存。大部分可以即刻做成红薯粉丝和粉皮，一部分作为烹饪勾芡的调料，还有就是作为当地特色美食肉丸的主料，剩下的红薯渣作为猪饲料。

一天下午，我在生产队养猪场休息。养猪的大妈早在煮猪食大灶的热炉灰中埋上几个红薯，阵阵烤红薯香味飘来。取出烤熟的红薯，好大个呀，皮焦烫手，拍净炉灰，小心地剥开外皮，金黄色、嫩嫩的肉质冒着热气。想起平时母亲买菜有时会买几个红薯给我们吃，那叫一个高兴呀；还有小学时在农场劳动忆苦思甜吃的红薯稀饭，那个美呀，比在城里吃米饭还奢侈。此时，在劳动休息时吃着香喷喷的烤红薯，更有一种愉悦感。

不过，本地农民似乎不喜欢吃红薯，而我在吃完一个大红薯后，不但有一种满足感，更有饱胀感。由于一下子吃得太多，我的胃显然无力及时完成排空，伴随时间的推移，红薯中的淀粉在胃里持续发酵，导致肚子越来越胀。以至当天我连晚饭都没有吃，也不敢去活动，卷曲着卧着，不时用手轻揉肚子，以减轻腹胀。第二天腹胀才有些减轻，但已食而无味，中医称这是“食滞伤胃”。听说有些人因为这样，还造成急性胃扩张或者胃穿孔。我还算幸运，不过以后再也不敢如此贪食。真乃是：锄头一把立田头，农活样样是技术，红薯不敢贪多食，功夫有待时日磨。

三、工分

农村的劳动报酬是以劳动能力评定工分来体现，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工分由生产队干部和几个农活最好的社员给予评定。犁田、耙田等农活，手艺最好的才有10分，田耙好后放水一看就知道功夫如何。通常一个生产队也就几个人可以拿到10分，这要求耙的田细小无块无坑洼，平整无高低，将水放进一看就知道是否合格。稍差点的就拿9分，以此类推，一般刚参加生产劳动的女孩子每天只能拿到2—3分。为了照顾知青，生产队给了我5分。

每天的出工分为上午和下午，可以拿到自己的工分，另外还有一个早工，6点多钟不吃早饭就干活，8点多钟回来吃饭，早工可以拿到三分之一的工分。

平时上午基本上是9点多钟出工，农村时间不恒定，早点晚点根据具体季节天气和农民的感觉而定，这种感觉之一是肚子的反应，或者说是农民的经验。我如果出早工加上上午和下午的工，一天就可以拿到6.5分，大概6毛多钱。但我刚来，所以暂时没有去出早工。

每个社员都希望天天出工，早工也不肯落下，都不想比他人出工少。有一位社员有一天去了外村亲戚家喝酒，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在劳动中还在念叨因此少了一天的工分。大家劳动还真不会偷懒耍滑，谁这样，都会被指责，年底会降你的分值。那时大家都很纯朴，以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导向。

以上只是农闲时的计工分方法，每天的工作量都是由罗队长分配好，基本就像是精确计算好似的。整个劳动并不是太累，但也不能偷懒，否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做不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队长的功底。所以没有人不佩服他，也没有人敢不服从他。

农忙时是按劳动量记工分，实际就是现在的计件工资。如割了一百斤稻谷值多少分，插了几担稻秧记几分。在这里，产四担谷的面积等于一亩，这是以往的老话，所有的地块也是早年就根据这一俗成的规矩算好了面积，再经过现代测量而确定好，但社员的习惯性说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而报表的法定单位只能是用“亩”。农忙时一个强劳力一天可赚30—40多分，我后来参加割禾一天也可以赚近20工分，差不多就是2块钱，而那些强劳力的社员这一个月的收入可达到90多块，与城市干部比都算是高收入，但要辛苦得多。

晚上，大家吃完饭洗得一身干净后就会集中到生产队部聊天和听收音机，谈论家庭琐事，甚至也有打情骂俏的，有时还要开会传达上级文件和安排工作计划，关键还要计算一天的劳动报酬——工分。

生产队下面有小组，自己将今天干的活报给小组记工员，记工员就会算好你今天的工分，这就是今后分红的依据。通常是一年分红两次，一次是在“双抢”后，预支一部分给社员；一次是年底，根据收益确定分值，再计算每个人一年的实际收入，扣除预支的钱和生产队分配物资的价值，就是纯收入。所以农村的工分制度就是最科学、最基本的绩效分配法的原始应用，既考虑了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又有工作量的指标，还照顾到劳动年限。由于农民们都很纯朴，所以没有一点人情面子之说，庸者自然会被淘汰。

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平时有些事也可以用工分支付。如请人干活一天，根据在生产队评的分值可以用工分支付，晚上在计时时，将规定的分值从自己的工分内转移到他人的名下就行。真可谓：白天“修地球”锻炼筋骨，晚上计工分收获舒心。

生产队工分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农村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具体管理要素。工分就像一台机器的调控器，它调节与之有关的方方面面。总经济收入减去规定的提留和开支成本，就是参加分红劳动力的效益总金额，总金额除以总工分数就是每个工分的分值。在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工分总数越高分值就越低，反之分值越高，年分红收入就越多。所以提高总分配金额才是持续高效发展的动力，生产队的管理计划就显得至关重要，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必备条件。这就要求队长在管理层面上要有非常清晰的计划 and 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具体措施。



当时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具体操作上还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农业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的精神，不干肯定发展不了生产，盲目干同样不能发展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生产。所以对干部提高了要求，也是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也就有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群众语言。而社员要想有很好的收入，就必须多赚工分，第一要有精湛的农技功夫，底分就高；第二要多出工，所得工分也会高，这就出现了社员都积极出工的现象，有时去亲戚家喝酒误了一天半天的出工，回来后还不时地念叨又耽误了一天的工夫。这就是工分分红带来的变化，虽然已是很平常的事，但明显浸透着现代经济管理的特点，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但其前提必须是集体经济管理，这不是“大锅饭”，这是大家做饭，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而怎么做出可口的饭就直接考验着管理者的水平和素质，充分证明管理者必须具有崇高的政治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政治是人的大脑，是最高层次的社会内涵；信仰是颈部，军队和法治是左右手，经济和民众是下肢。利用四肢否定大脑，甚至砍掉大脑，明显是一种自杀行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关系模型，其复杂的政治关系足以挖掘人类的思维和智慧。资本主义不谈政治？宗教社会不谈政治？君主社会不谈政治？非也，他们的两院和国会就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一切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在博弈，维持皇家地位更是政治的需要。所以说政治不是可有可无的空洞，只是说事者自己没有真正认识政治，仍然是在政治范畴的大门外自我陶醉，歪曲政治的内涵，仍然蹲在井底盲目自大地做着“坐井观天”的美梦。而有高度智慧的带头人坚持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开创新形势下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同步提升，才是健康社会发展的典范。

四、会计老张

由于住在大队张会计家，经常要麻烦他们，所以我很快就熟悉了老张。

老张个头不到一米六五，四方大脸双眼皮，皮肤稍白透红，在农村算得是一美男。儿时读过几天书，成年后一直在大队做会计，为人谦和，肯替人办事，十里八村很有人缘口碑。

当时农村基本还是干打垒的土砖房，老张新盖了一栋二层砖木小楼，他将自己的小孩赶回下面的老屋，空出一间房让我住。他自己说喜欢知识青年，的确如此，第二年他又安排了一间给新来的知青住。半年后他又想在新屋安排转来的一位知青，后因为老婆不同意作罢。

老张此时共有6个小孩，老大刚结婚不久，新房在堂屋的左厢房，老张夫妇住右前厢房，我住右后厢房，房间不到10平方米，有一个小窗，各以木板相隔。堂屋的屏风后面是上二楼的楼梯，二楼没有分隔，一大层又大又宽，只是放了一个木质大谷仓，由于没有天花板，灰尘比较多。另一位知青就住在二楼。

老张在大队工作，每天晚上关上大队电源总闸才回家。那时候大队供电由公社高桥水库水电站供给，农民都不习惯关灯，所以晚上 10 点就由大队关掉总闸。有时水电站维修，大队就自己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由于功率较小电压不稳定，灯泡忽明忽暗，如此也只能发电到晚上 10 点。

关灯后老张哼着小调回家，先是推门的“吱呀”声，然后上床和老婆讲白天知道的新闻，因为老张在社员心目中可是个知道很多事的文化人。有时喝过酒，那语言就更是原生态，无遮无拦，任性发挥。由于木板隔墙基本不隔音，我能够清楚地听到声音的直播，有时还伴着床板发出的“咿呀”声，也是一种“小夜曲”享受。

老张好酒与他的为人同样有名，每年都要自己吊（酿造）五百至六百斤稻谷的水酒。这种酒用农村的大块酒曲酿造，酒色稍浑带少许白，味甘甜稍苦，比白酒度数低，比甜酒度数高，大概在 30 度左右。平时存储于大缸，用时盛于手工打造的锡壶，放于大灶的小耳锅中温热而饮。这种锡壶在当地农村家家都有，肚大颈小线条流畅，造型带有古波斯风格，壶嘴和把手造型犹如一条活生生的游龙，壶身还刻有云彩等十分精美的图案，更显东方神韵。老张家有两把这种壶，大的可装酒两斤，小者一斤有余，壶的大小由自己在请工匠制作时定夺。

大队来客人，老张有时会在家中临时炒几个菜，与人交杯。村民家来人请上老张作陪会觉得很有面子。公社食品站每月都来大队收购生猪，这是老张大显身手的时候，亲自下厨做一桌全猪宴，然后与来人喝酒猜拳几小时，不时小醉。每年春节老张更是家家连续转，必大醉一场才会停下，往往休息好几天都恢复不了。

下农村的第二年春天，我夜里在睡眠中听到外面很热闹，人声嘈杂，不久传来婴儿的哭声，我想一定是张家大儿媳妇生了。果然不久有敲门声，老张的老婆给我端来一碗喜面，并说老张家添了一个孙子，老张做爷爷了。

当年年底老张的老婆肚子也大了起来，次年又是一个晚上，重复着当年的热闹，我又被叫起，这次是吃老张自己的喜面，老张又添了一个女儿，比他的孙子整整小了一岁。

几年后我离开农村上大学，老张置酒送行，此时我也能小饮几口，不但了解了农村和农民，更主要的是与农民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感情。

大二暑假我又回到这里，老张在家里设席接风，此时大队的功能已经开始减少，分田到户，老张平时在大队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田地里劳作。

我大学毕业后在市里的医院工作，老张的儿子经常因看病或者其他事来我这里。闲聊时得知老张早已不做会计工作了，由于长年喝酒、醉酒，身体不好，这几年农田的活也干不动了，在临近的福建做了几次买卖基本都是亏本。做生意必须狡诈和唯利是图，老张这个本分人能不亏吗？这些年儿孙们都已成人，分家独立，有的买卖做得不错，有的靠手艺吃饭，孙辈有的读了大学，大儿子只会种